

國防政策評論
第五卷 第一期 二〇〇四年秋季

Taiwan Defense Affairs, Vol.5, No.1, Autumn 2004

轉變不對稱的台海戰略態勢

Changing the Asymmetric Strategic Equ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吳東林

Tony Tung-Lin Wu

海軍陸戰隊上校

Taiwan Marine Corps

2004 年

About the Author

Tony Tung-Lin Wu is Colonel of Marine Corps, Dean of Faculty of Marine Corps School, graduated from the War College at Armed Forces University and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Strategic Studies (GIASS) at Tamkang University. He is now pursuing Ph.D. in the Soochow University (SCU). He was Research Fellow of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 Senior Instruct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NDU. He also was Staff of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Deputy Chief of Staff of Patrol and Escort Flotilla 168, Deputy Commander of Suao Naval Command, and Commander of Marine Corps. His areas of research ar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actions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Cross-Straits under International System, Military Strategy, Taiwan Maritime Strategy.

吳東林 海軍陸戰隊上校，現任海軍陸戰隊學校教育長。畢業於三軍大學（國防大學前身）戰爭學院、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目前於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攻讀博士學位。曾任國防部參謀、海軍 168 艦隊副參謀長、海軍蘇澳基地副指揮官、海軍陸戰隊主官及作戰主管、國防大學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國際政治、國際體系下的美國與兩岸互動關係、軍事戰略、台灣海洋戰略。

E-mail: rocmc@ms24.hinet.net

Mobil Phone: 0956801591



吳東林
Tony Tung-Lin Wu

轉變不對稱的台海戰略態勢

<目 錄>

摘 要	1
I. 前 言	2
II. 海洋與國家的戰略定位	2
i. 台灣的地緣戰略與特性	3
ii. 海洋國家的戰略定位與利益	4
III. 台海安全環境變化	5
i. 中國的崛起與海洋發展	6
ii. 台灣的危機與戰略困境	8
IV. 台海戰略態勢評估	9
i. 兩岸軍力發展與比較	9
ii. 中國擴張威脅下的台海戰略態勢	13
V. 轉變不對稱的台海戰略態勢	18
i. 創造雙線防禦的有利態勢	18
ii. 規劃國防發展的明確主軸	21
VI. 結 論	23

轉變不對稱的台海戰略態勢

摘要

台灣與台灣海峽附近海域居於西太平洋地區的交通樞紐位置，因此海洋國家是台灣的戰略定位是無庸置疑的。但是，台灣本島及台灣海峽均缺乏戰略縱深及迴旋空間，易攻難守的軍事侷限性十分明顯；當台灣面臨來自西面的威脅時，缺乏地緣戰略利益的窘境畢露無遺。

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台灣問題的解決成為中國戰略進展中最迫切的議題。當前台灣需要的是一項能化被動為主動，且能迫使敵人追隨我意志的優勢戰略作為，因為優勢戰略作為可以彌補質與量的限制或不足。

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由於台灣缺乏戰略縱深及補給線，戰略翼側暴露，極易被戰略包圍，全般戰略態勢並不利於台灣。台灣在下勢對上勢的戰略態勢中，運用孫子兵法以迂為直的思維，以及馬漢海權論中央位置的原理——將台灣置於西太平洋的真正中央位置，應遠比正面抗衡中國更適合成為台灣國防安全上的最佳路線。

「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雙線防禦是釜底抽薪的可行戰略；善戰者重在創機造勢，先敵一步經營戰場即可掌握先制之利，台灣東面的廣大海洋是未來能化被動為主動、迫使敵人追隨我意志的利基所在。雙線防禦戰略主要著眼於戰術上防堵中國、戰略上不與中國正面抗衡，併用第一島鏈與第二島鏈的實際戰略作為，以及充分利用兩線島鏈之間的廣大海域來加大台灣的戰略縱深。

關鍵詞：地緣戰略、戰略態勢、軍事戰略、雙線防禦

I. 前言

西方兵學家克勞塞維茨（Karl Von Clausewitz）對戰爭的本質有十分精闢的見解，他認為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戰爭為政治目的而進行，戰爭的後果亦具有政治的意義。換言之，軍事是為政治目的服務的；但是，長久以來台灣的軍事戰略並無法嚇阻中國以武力威脅台灣的恫嚇，影響所及自然也使得台灣始終存在著被中國壓制與封鎖的陰影。

戰後半世紀以來，台灣的軍事戰略已歷經數次的轉變；不過，歷次的轉變並未使台灣在台海的戰略態勢中居於優勢的地位。主要的原因在於台灣長期以來國家的戰略定位不明。簡言之，亦即是戰略規劃過程中未能認識台灣地緣戰略的特性與利益，僅以狹窄的台灣海峽抗衡來自西面的威脅，而未以海洋國家的戰略定位將台灣置於西太平洋的中央位置來規劃所需的軍事戰略，以致於無法充分運用四周廣大的海域作為維護國家安全的有利屏障，使台灣面臨背水一戰的戰略困境。

台灣與中國的軍力規模差異懸殊；在兩岸軍力質的比較方面，過去由於台灣人員素質及訓練效果居於絕對的優勢，但近年來隨著中國挾其優勢的經濟條件向其他國家購買高科技武器裝備及引進尖端技術，使得台灣原有的優勢正逐漸消退中。台灣在兩岸戰略態勢較量中，如不能自軍事戰略中採取優勢作為，將使原已不對稱的整體態勢益形惡化。

由於軍事戰略攸關台灣的國家生存與國防安全，因此本文首先探討海洋與台灣的地緣戰略利益，其次分析台灣安全環境的變化，並以客觀的觀點評估台海戰略態勢，以期了解台海兩岸戰略趨勢的利害、得失。在研究過程中，將分別以孫子兵法與馬漢海權思想的原理原則，探討台灣如何在戰略態勢發展中趨利避害，同時自新的視野為台灣規劃一項可化被動為主動的軍事戰略，轉變不對稱的台海戰略態勢。本文最後亦自軍事戰略規劃的一貫脈絡中提出國防發展的主軸，俾供政策單位或未來持續研究之參考運用。

II. 海洋與國家的戰略定位

國家戰略指導了軍事戰略的規劃，有正確的軍事戰略才能自所處的地緣位置中獲得實質的地緣戰略利益。因此，追本溯源，國家的戰略定位明確與否，關係著一個國家能否充分的運用地緣戰略優勢來獲取國家生存與安全的最大保

障。

i. 台灣的地緣戰略與特性

國家與國家或地區與地區之間，如果因為地理關係而產生了戰略的互動，即構成了所謂的地緣戰略；這種地緣戰略同時存在於以大陸為中心的陸權論和以海洋為中心的海權論觀點中。¹但是，任何國家能否自所處的地緣位置中獲得實質的地緣戰略利益，卻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結果。

從海權論的觀點來看，台灣與台灣海峽附近海域居於西太平洋地區的交通樞紐位置，控制了西太平洋的海上交通線，既是中國大陸東部海域南北交通的要衝，又是連繫日、韓、俄羅斯遠東地區，以及通往馬來群島、印度洋等地的必經之地。此外，台灣與台灣海峽位於西太平洋第一島鏈(The First Island Chain)的中央位置，既可控制第一島鏈的咽喉，又是東海與南海的分界點，²地緣戰略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尤其，自 1980 年代以來，西太平洋地區逐漸成為世界上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地區，在各國相互間的經貿往來中均依賴西太平洋地區的南海與巴拉望航道做為主要的海上交通線。這兩條主要的國際航道是東北亞與東南亞國家——甚至與歐洲國家之間的經濟命脈，任何一個國家掌握了此一海域，即等於掌握了亞太地區一半以上的經濟航運線。³另一方面，西太平洋亦是冷戰結束後美、中兩個強權戰略力量交會的地區；美、中在亞太地區或西太平洋海域的權力競逐，主要仍是為了控制西太平洋重要海峽和海上通道的支撐點。台灣作為西太平洋一個重要的戰略制高點，控制著台灣海峽、巴士海峽的重要戰略通道，是海權國家的必爭之地；而台灣周邊海域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對於海洋資源的合理開發、海上交通線的自由與安全，更是深切關係到台灣與周邊國家的共同安全及利益。⁴

¹ Duan-Duan Ho, Chao Wei, Tan Hao, "Observ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People's Daily Online* (Beijing), March 11, 2002,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8/20/20020311/684029.html>

² Wei-Lieh Sheen, Junn-Yuan Chern, eds., *Chinese National Security Geography* (Beijing: Shyr Shyh Publisher, 2001), p.342, quoted in Tung-Lin Wu & Ming-Hsien Wong, "Taiwan's maritime strategy and the new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Martin Edmonds and Michael M. Tsai eds., *Taiwan's Maritime Security*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 p.122.

³ En-Hau Huang, "Research of PRC's Conception of Sea Power: 1978-2000," *PRC Research*, V.35, No.8, August 2001, pp.83-84.

⁴ Shui-Bian Chen, *New Century, New Way Out—Chen Shui-Bian National Blueprint 1: National Security* (Taipei: National Blueprint Committee, 1999), p.70 quoted in Tung-Lin Wu &

從陸權論的觀點來看，主要強權在權力競逐的過程中，內新月形地帶是兵家必爭之地，而台灣就處在內新月形的地帶上。對亞洲大陸國家——尤其是對中國而言，台灣、海南島、舟山群島互為犄角之勢，構成了中國大陸的天然屏障。在這個三角屏障之中，台灣位於中央位置，中國如無法控制台灣，天然屏障自然暴露出一個缺口，其東南沿海地區也將直接面臨外部勢力的威脅。海南島也會因失去台灣的彼此呼應而降低其維護中國南部海疆的作用，甚至中國倚賴日深的南海交通線勢將面臨被封鎖的危險。⁵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台灣的地緣位置對海權與陸權國家的權力競逐具有十分關鍵的重要性。但是，對台灣本身而言，台灣地理上多丘陵及山地，中間高、兩側低；本島呈紡錘形狀，南北最長距離為 380 公里、東西最寬為 144 公里，面積約 35,750 平方公里。從軍事安全的角度來看，台灣本島及台灣海峽均缺乏戰略縱深及迴旋空間，易攻難守的軍事侷限性十分明顯。相對於海權與陸權國家在本地區權力競逐中台灣地緣戰略對其具有的重要性而言，台灣本身所能掌握的地緣戰略利益並不突顯。尤其，在現實的安全環境中，當台灣面臨來自西面的威脅時，缺乏地緣戰略利益的窘境更是畢露無遺。

ii. 海洋國家的戰略定位與利益

從台灣的地緣位置來看，台灣位於西太平洋第一島鏈的中央位置，且四面環海，是一個典型的海洋國家。自古以來，台灣的海上活動即十分頻繁，四百年的台灣歷史中，海洋與台灣的命運、國計民生及國家安全息息相關。質言之，海洋國家是台灣的戰略定位，應是無庸置疑的。

相對地，台灣身為一個海洋國家，如果缺乏以海洋戰略為核心的國家戰略，將無法在所處的地緣位置中獲得實質的地緣戰略利益。因此台灣應充分掌握海洋的地緣戰略優勢，將海洋放在國家層級的戰略位置來規劃，才能維護國家的生存與發展，並據以指導軍事戰略規劃，以突破國家安全維護的瓶頸與戰略困境，同時自海洋獲得立足於國際社會所需的最大利益。如果我們的戰略思維仍僅自詡為附屬於亞洲大陸板塊的蕞爾島嶼，缺乏屬於海洋國家的地緣戰略發展願景時，一旦亞洲大陸的強權勢力企圖深入太平洋時，台灣將在強權擴張的過程中被迫陷於背水一戰的不利態勢。

Ming-Hsien Wong, op. cit., in Martin Edmonds and Michael M. Tsai eds., op. cit., p.122.
⁵ Duan-Duan Ho, Chao Wei, Tan Hao, op.cit.

台灣既然屬於典型的海洋國家，四周海洋將是確保國家安全的重要空間，亦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屏障和門戶；能夠運用或控制四周的海洋即可加大安全縱深，遏止來自海洋方面的威脅，反之則可能使海洋成為敵人入侵台灣的跳板，加深國家安全的隱憂。台灣是環太平洋的國家之一，因此太平洋作為台灣生存與發展的重要地理空間，其地理位置、面積、形態、地緣戰略作用和海洋安全環境等，勢必成為台灣制定國家戰略，追求國際地位和影響區域與國際戰略格局的重要依據。

另一方面，海洋國家的國家戰略核心是海洋戰略，而海洋戰略規劃的核心部份則在於海權發展；因此，海權思想與其原理、原則的合理運用，將有利於海洋國家的戰略利益與安全環境相結合。美國海權論者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在其《海軍戰略：與陸上軍事行動原則及實踐的比較和對比》（*Naval Strategy,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ilitary Operation on Land*）一書中，對於戰略形勢的決定性因素，提出且證明了「中心線或中央位置」（Central Line or Position）的戰略價值及其重要性，而這項原則的運用對於台灣地緣戰略實質利益的獲得，具有十足的啟發意義。

以台灣的地緣位置及威脅情勢而言，台灣雖然位於西太平洋第一島鏈的中央位置，但是長期以來，面對來自西面中國的威脅，台灣僅依賴第一島鏈及台灣海峽作為確保國家安全的屏障，因此毫無戰略縱深可言；簡言之，台灣雖然實質上是一個海洋國家，但是並未充分運用周圍廣大的海域來屏障國土安全。台灣在規劃以海洋戰略為核心的國家戰略時，若能以馬漢的中央位置原理將安全屏障範圍擴大至台灣以東的太平洋海域，不僅可使台灣位居西太平洋真正的中央位置，獲得位處西太平洋的地緣戰略優勢與利益，未來亦可緩衝中國擴張時的威脅，避免陷於被迫背水一戰的困境。

III. 台海安全環境變化

中國東岸的近海即是東北亞與東南亞之間的交通要道，而中國自實施改革開放以來，沿海開放城市和經濟特區已成為其外向型經濟戰略的核心地帶。⁶從中國發展海洋戰略的過程來看，1979年起確立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提供了中國戰略變遷的必要資源，使其向洋擴張更具實力，影響所及也使台灣的安全環境面臨了重大的衝擊。

⁶ En-Hau Huang, op.cit., p.84.

i. 中國的崛起與海洋發展

2003 年底，中國提出了和平崛起的論述，試圖反制、消弭國際上中國威脅論與中國崩潰論的疑慮；但不論中國是和平崛起或是積極擴張，卻仍無法改變中國政、經、軍綜合國力正快速發展與不斷提昇的事實及趨勢，也不能不正視中國在亞太及國際上日益重要的影響力。

中國的和平崛起是一個發展的過程與趨勢，而不僅僅是一種結果，其中經濟實力的快速增長是其核心標誌。自 1979 年以來，中國平均經濟成長率超過 8%，綜合國力大幅提昇。2000 年時，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GDP）為 10,800 億美元，居世界第 6 位，占世界 GDP 的 3.4%；2003 年，中國的 GDP 已達 14,000 億美元，躍居為世界第 5 位，預計 2004 年可能超過英國而上升為第 4 位。⁷

中國的和平崛起是一個新型的發展戰略，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營造階段；主要是營造安全的周邊環境，這是一項維護型的戰略，強調主權領土不可分裂。第二，塑造階段；塑造對中國有利的安全環境，這是一項主動型的戰略，主要目標是收復失地。第三，經略階段；經略對中國有利且國際社會又能普遍接受的政、經新秩序，達成戰略平衡與穩定；中國現在處於第一階段。⁸

由以上的分析來看，中國的和平崛起雖然標榜靠的是開放價值與制度體系的形成，靠的是中國自身的發展而不是靠戰爭掠奪，且辯護中國的和平崛起與歷史上的強權興起或戰爭掠奪大為不同。但是，從其崛起的三個階段來看，中國的和平崛起並不是純粹守勢或內斂型的戰略運用，其實質內涵仍不脫離建構一項外向型的擴張戰略。尤其，如果再加上中國近年來逐步累積的經濟實力，未來勢將助長其在政治、軍事上的擴張實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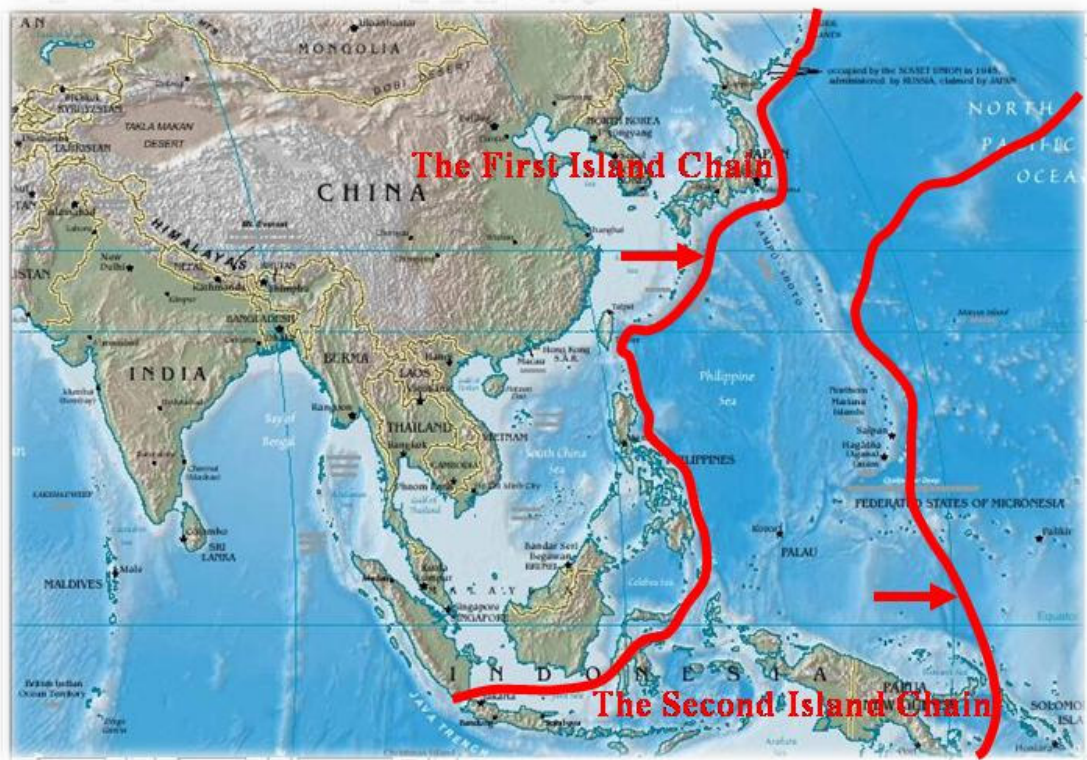
從軍事戰略調整的方面來看，1989 年中國的海軍作戰準則已從過去的近海防禦（offshore defense）轉變為海上積極防禦（active defense at sea）。1992 年，中國公佈了領海暨毗連區（Contiguous Zone）法，企圖藉法理上的條文以合理化其海洋國土的擴張。⁹其次，中國自 1980 年代中期以後即曾論及建立一個戰

⁷ Jian-Ming Wang, “China’s Peaceful Rise and its International Significance,” *China Web* (Beijing), April 23, 2004,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TCC/haixia/551037.htm>

⁸ Xiu-Chuan Kweng “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y of China’s Peaceful Rise,” *Study Post* (Beijing),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xxsb/548118.htm>

⁹ Ibid.; Susan C. Maybauwnisniewski & Mary A. Sommerville, *Blue Horizon: United States-Japan-PRC Tripartite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41; Ren-Junn Tarng, “PRC’s Expansion of Sea Power and its Influences towards

略疆界 (Strategic Boundary) 的概念，未來將積極建構三層防禦的海洋戰略：以距岸 150 哩為內層；300 哩為中層；外層則北起阿留申群島，南至南中國海。中國並希望 21 世紀初海上勢力能到達第一島鏈；而在 2050 年時能控制第二島鏈 (The Second Island Chain)，¹⁰詳如圖一：中國戰略疆界概念圖。再者，中國也認為，現代海上武力的遠距離打擊能力不斷提高，如果不能在 1,000 哩以外攔截和打擊敵方，就無法保障國家的安全；因此，中國著眼於 21 世紀中葉的海洋戰略規劃，正積極建置一支能涵蓋整個西太平洋海域的海上武力，¹¹中國在西太平洋南北海域的積極企圖，對台灣及其他亞太國家的海上交通線和國家安全，均構成了實質性的威脅。



圖一 中國戰略疆界概念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圖改編自 Physical Map of the World,

http://www.intellnet.org/resources/cia_worldfactbook_99/802657.jpg

Asia-Pacific Areas,” *Naval Academic Journal* (Taipei), V.34, No.4, April 2000, p.20.

¹⁰ Hans Binnendijk & Ronald N. Montaperto eds., *Strategic Trends in China* (Washington, D.C.: INS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1998), pp.12-13.

¹¹ Iy-Jian Liu, “PRC’s Naval Construction and Naval Strategy in the Future,”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Beijing), May 1999, pp.97-98.

ii. 台灣的危機與戰略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中國曾經長期處於封閉、鎖國的狀態，但現在正積極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當中國企圖擴大其政、經影響力，逐步立足於國際舞台時，台灣在地緣位置上對中國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利益與價值。

從中國海洋戰略的發展來看，中國雖然是一個瀕海的亞洲大陸國家，不過卻擁有漫長的海岸線。當中國企圖將勢力深入太平洋以謀取廣大的海洋利益時，其近海通向太平洋的航路上，仍存在許多的地理障礙，中國東岸各個海域實際上依然處於半封閉狀態。在地緣位置及國際現實面上，中國東岸的東海和黃海外側有日本阻隔，南海則被東南亞各國封閉，難以直通太平洋海域，只有台灣海峽及台灣南北的部份洋面是中國直接進入太平洋的唯一戰略通道；如果此一通道被他國控制，中國的海洋發展戰略將嚴重受阻。¹²

由此可知，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台灣問題的解決將成為中國戰略進展中最迫切的議題；尤其，在中國和平崛起的外部環境得到很大改善的同時，台灣因素必然成為中國和平崛起的最大障礙。因此，妥善處理台灣問題是中國完成和平崛起的重要條件；一旦解決了台灣問題，中國不僅打開了一扇走向太平洋的快捷之門，台灣、海南島、舟山群島和中國大陸更成為相互依託的防禦體系，對中國的安全與發展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¹³

面對台灣問題，中國也做了最後底線的心理準備；中國認為，未來即使台海危機升高、甚或爆發戰爭，儘管會對中國和平崛起產生影響，甚至延緩其進程，但正好將台灣問題藉由戰爭來獲得妥善解決，形成一個新的台海和平穩定機制，為中國和平崛起創造另一個新的契機。¹⁴這個發展趨勢已對台灣的生存與安全形成了潛在的危機；未來，當中國逐漸崛起、強力發展其海洋戰略，以及在經略太平洋的戰略進程中企圖以武力順道解決台灣問題時，以兩岸不對稱的軍力較量，台海的戰略態勢將會面臨重大的變化，屆時台灣如無有效的因應措施，必然陷入進退失據的戰略困境中。

面對不對稱的台海戰略態勢，台灣除了不斷提昇軍備的質與量之外，優勢的軍事戰略作為應是轉變不對稱戰略態勢的優先考慮事項。不過，半世紀以來，台灣的軍事戰略規劃從早期 1970 年代以前的「反攻大陸」、1980 年代的

¹² Duan-Duan Ho, Chao Wei, Tan Hao, op.cit.

¹³ Ibid.

¹⁴ Jian-Ming Wang, op.cit.

「攻守一體」、1990年代的「守勢防衛」到目前21世紀初的「有效嚇阻、防衛固守」等演變，事實上所呈現出來的軍事戰略構想，一直未脫離面對中國強大軍事威脅下始終追隨敵人意志，且採取正面抗衡、逐步因應的被動思維。

正面抗衡的戰略思維轉變了不對稱的台海戰略態勢嗎？當前我們的戰略規劃真的能因應未來的危機，或是足以扭轉即將面臨的戰略困境嗎？如果不能，台灣需要的是何種優勢的軍事戰略規劃呢？理論上來說，台灣需要的是一項能化被動為主動，且能迫使敵人追隨我意志的優勢戰略作為，因為優勢戰略作為可以彌補質與量的限制或不足。

IV. 台海戰略態勢評估

基本上，台海戰略態勢評估的主要對象是台灣和中國，而兩岸總體軍力的質與量是雙方戰略態勢評估的基本參數。不過，雙方總體軍力的強弱在戰略態勢的發展過程中，並不意味著會形成必然的勝負結果；戰場空間的限制與雙方作為的改變，仍可影響戰略態勢的變化。

i. 兩岸軍力發展與比較

• 中國軍力

中國雖持續精簡兵力，但現有武裝力量仍包含人民解放軍、人民武裝員警、民兵及預備役部隊四大類型；人民解放軍總兵力約232萬餘人，其中陸軍（地面部隊）150萬餘人，海軍34萬餘人，空軍33萬餘人，二砲（導彈部隊）12萬餘人。2003年中國國防預算編列1,853億元人民幣，約223.79億美元，仍維持9.6%的成長率（2002年編列1,660億元人民幣，約200.97億美元，成長率17.6%）；但據美國聯邦武器管制及裁軍總署預估，中國實際國防經費約為其正式公佈的三至四倍左右。¹⁵

其次，由於中國對解決台灣問題的迫切性，其作戰方向已將東南沿海列為首要優先，這項發展對台灣人民的心理造成莫大威脅。尤其，中國持續研發、部署東風11（M-11）及東風15（M-9）之改良型彈道飛彈600餘枚，射

¹⁵ MND, “2002 National Defense White Paper,”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Taipei), August 2002, Chap.4, Part I, <http://163.29.3.66/whitepaper.pdf>; Central News Agency, *2004 World Almanac* (Taipei: Central News Agency, Dec. 2003), pp.243-246.

程均可涵蓋台灣全島，且以極快的速度持續增長。¹⁶此外，中國陸基型及空射型攻陸巡弋飛彈將於未來 5 到 10 年間服役，其中陸基型將可在 10 年內組建數個巡航導彈旅，¹⁷屆時將嚴重影響台灣的國家安全，使台灣所面臨的直接危機並不亞於戰爭狀態中的威脅。

• 台灣軍力

台灣總兵力約 37 萬餘人，目前繼「精實案」組織調整之後，持續實施「精進案」國防組織簡併方案，以更新武器系統，爭取質的提昇。台灣當前三軍兵力採重點發展，以提昇三軍聯合作戰整體戰力為目標。主要作戰兵力陸軍方面，兵力約 19 萬餘人，以指管自動化、作戰立體化、裝備機械化為主要整建目標。陸軍為強化空騎旅的打擊力量，自美國採購的 CH-47SD 契努克大型運輸直升機已於 2003 年 6 月成軍。未來，再陸續獲得阿帕契武裝攻擊直升機等精良武器後，將可使陸軍擺脫二度空間作戰窠臼，朝向三度空間發展。¹⁸

海軍方面，兵力約 5 萬餘人，以指管自動化、反潛立體化、武器飛彈化為主要整建目標。海軍拉法葉級（康定級）、派里級（成功級）、諾克斯級（濟陽級）及錦江級巡防艦，均已成軍服役。至於籌建中的 150 噸級「光華六號」造艦計畫為第二代匿蹤飛彈快艇，配備雄風二號反艦飛彈，第一艘原型艦已於 2002 年 9 月 25 日在高雄旗津舉行下水典禮，全計畫預定生產 30 艘，以取代目前 50 噸級的飛彈快艇。上述計畫完成後，海軍將可編成「高低配」的完整海上打擊艦隊。其次，台灣向美國購買的 8 艘潛艦，也正依計畫進行。此外，2003 年編列了國防預算購買 4 艘紀德級艦，首艘預定 2005 年底返台服役，其餘 3 艘於 2006-2007 年陸續返台成軍。¹⁹

空軍方面，兵力約 5 萬餘人，以指管自動化、防空系統化、打擊精準化為主要整建目標。空軍各型主力戰機均已全數成軍，並擔負戰備，戰力大幅提昇。這些主力戰機包括 150 架 F-16 戰機、60 架 M-2000 幻象戰機、130 架 IDF 經國號戰機；以及 4 架 E-2T 鷹眼空中預警機。空軍也持續加強各型

¹⁶ MND, op.cit., Chap.4, Part I, <http://163.29.3.66/whitepaper.pdf>

¹⁷ DOD, "2004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 May 2004, Section IV.

¹⁸ MND, op.cit., Chap.5, Part II & Chap.1, Part IV, <http://163.29.3.66/whitepaper.pdf>; Central News Agency, op.cit., pp.243-246.

¹⁹ Ibid.

戰機換裝訓練及戰備整備，以提昇人員素質。²⁰

另一方面，為因應中國導彈威脅，2004年4月1日在軍種（總）司令部外新設飛彈司令部，統合防空作戰事權，由國防部參謀本部直接指揮。新編成的飛彈司令部納編陸軍現有愛國者、天弓、鷹式防空飛彈，以及海軍海鋒大隊的雄風一、二型岸置攻船飛彈。未來中科院研制的戰略嚇阻與反制打擊武器，也計畫納入飛彈司令部。

²⁰ Ibid.

• 兩岸軍力比較

台 灣			中 國 (人民解放軍)		
項 目		數 量	項 目		數 量
國防預算 (2003)	額 度	79 億美元	國防預算 (2003)	額 度	223.79 億美元 (需再乘 3 至 4 倍)
	占總預算	16.5%		占總預算	7.82% (乘 3 至 4 倍)
	成長率	3.8%		成長率	9.6% (2002 年 17.6%)
總兵力	37 萬餘人 (主戰兵力如下)		總兵力	232 萬餘人 (主戰兵力如下)	
空 軍	兵 力	5 萬餘人/510 餘架	空 軍	兵 力	33 萬餘人/3,600 餘架
	戰鬥機	470 餘架		戰鬥機	2,300 餘架
	運輸機	40 餘架		運輸機	420 餘架
	轟炸機	0 架		轟炸機	120 餘架
	預警機	4 架		海軍航空	760 餘架
海 軍	兵 力	5 萬餘人/90 餘艘	海 軍	兵 力	34 萬餘人/200 餘艘
	作戰艦	20 餘艘		作戰艦	50 餘艘
	潛 艦	4 艘		潛 艦	60 餘艘
	兩棲艦	10 餘艘		兩棲艦	10 餘艘
	飛彈快艇	60 餘艘		導彈艇	80 餘艘
陸 軍	兵 力	19 萬餘人	陸 軍	兵 力	150 萬餘人
	作戰區	5 個		軍 區	7 個
	戰甲車	2,700 餘輛		戰甲車	17,000 餘輛
	火 砲	1,300 餘門		火 砲	24,500 餘門
	直昇機	40 餘架		直昇機	220 餘架
飛 彈 司令部	兵 力	7,000 餘人	二 砲	兵 力	12 萬餘人
	飛 彈	30-40 個單位		飛 彈	600 餘枚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資料數據彙整自 MND, “2002 National Defense White Paper,”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Taipei), August 2002, <http://163.29.3.66/whitepaper.pdf>;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www.fas.org/man/dod-101/ops/taiwan-crisis.htm>; 中央通訊社, 2004 世界年鑑 (台北：中央通訊社, 2003 年 12 月初版)。

全般而言，中國的總兵力規模約為台灣的六倍；國防預算至少是台灣的三倍，如果以美國對中國國防預算再乘三至四倍的評估，中國與台灣的對比將擴大為九比一。在兩岸軍力質的比較方面，客觀而言由於台灣的教育普及，人員素質及訓練成果整體較優於中國，武器裝備性能亦平均優於中國；但在各軍種較先進的武器裝備方面，中國部份遠優於台灣。不過以上數據僅是兩岸總體軍力比較的基本參數，正如前文所說的，在評估雙方戰略態勢的過程中，戰場空間的限制與雙方作為的改變，仍可影響戰略態勢的變化。

ii. 中國擴張威脅下的台海戰略態勢

• 中國全般軍事情勢

中國自實施改革開放以來，農業、工業、科技三個現代化目標已具厚實基礎，現正積極推展第四個國防現代化工作，俾未來躋身多極體系中的強權地位。此外，中國深知向洋發展的成敗關鍵在於解決台灣問題，因此在東南沿海所部署的兵力，係以短程彈道飛彈、新型作戰艦、潛艦、登陸艦、蘇愷戰機等具縱深打擊能力與具攻擊性、威脅性的海、空軍與二砲部隊為主，且戰力呈逐年增長趨勢。²¹

• 多樣化犯台模式與針對性演習構成實質性威脅

解放軍近年來積極開發資訊、不對稱等戰具、戰法，其武力犯台模式已更具攻擊性及多樣化，且其對台的針對性軍事演習，均是遵循「以武逼統」的最高指導原則來從事各項作戰準備。根據美國及相關國家長期對中國實施軍事演習的觀察，中國每年所進行的重大軍事演習約有 30 餘次，其中具有對台針對性的次數高達 20 餘次，約佔 2/3 強，而且在質與量各方面均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已對台灣構成實質性的軍事威脅。

• 台海戰略態勢評估

中國認為高技術已成為現代戰爭勝負的主要關鍵，其軍事戰略構想轉變為以打贏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為主軸，且其「遠戰速勝，首戰決勝」之戰略指導已漸成形；²²預料未來十年解放軍將繼續強化海、空軍及提昇聯合作

²¹ MND, op.cit., Chap.4, Part I, <http://163.29.3.66/whitepaper.pdf>

²² Ibid.

戰能力，並由大陸型防衛走向外圍防衛，達成遏阻外力介入台海之目的。

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當中國武力擴張時，台海戰略態勢必然產生急劇的變化。本文將以投入及增援戰力、戰力集注態勢、補給線、作戰發展趨勢等四個面向來評估雙方的戰略態勢；但本項評估仍須基於台灣能夠有效承受中國第一擊導彈攻擊的大前提。

第一，兩岸投入及增援戰力。當台海面臨軍事衝突危機時，由於台海戰場空間有限，初期形成的戰略態勢中，在特定（有限）的區域內，兩岸受限於作戰密度因素，雙方初期投入的戰力差異並不大，台灣所面對的將是中國南京軍區的主戰兵力；包含陸軍 26 萬餘人及附近東海艦隊、第一線戰機。²³但不可諱言地，中國後續增援的戰力卻遠超過台灣本身已全部投入的戰力；圖二：台海戰場空間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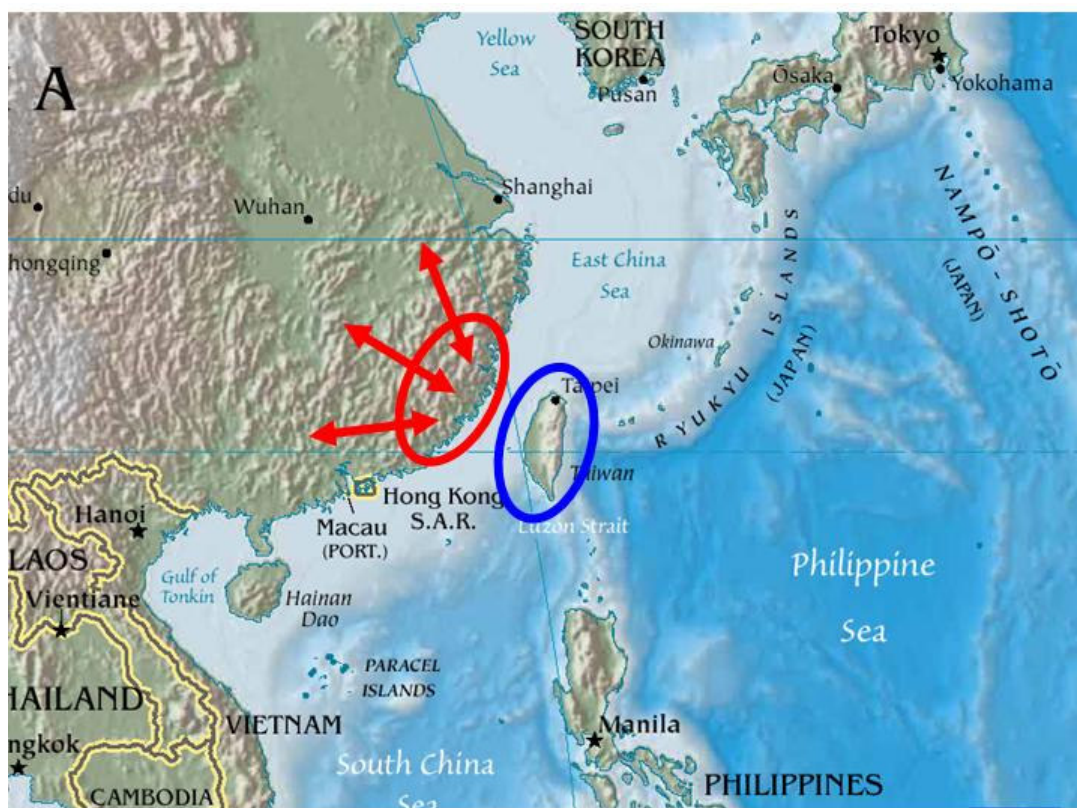
圖二 台海戰場空間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圖改編自 Physical Map of the World,

http://www.intellnet.org/resources/cia_worldfactbook_99/802657.jpg

²³ MND, op.cit., Chap.4, Part I, <http://163.29.3.66/whitepaper.pdf>

第二，戰力集注態勢。由於前項戰場空間的限制，以及雙方初期投入戰力的差異不大；因此，在特定（有限）區域內，兩岸戰力集注的態勢差異亦不大，但因中國大陸幅員廣闊，客觀而言，中國戰力調整的空間與彈性均遠較台灣本島來得大；圖三：兩岸戰力集注態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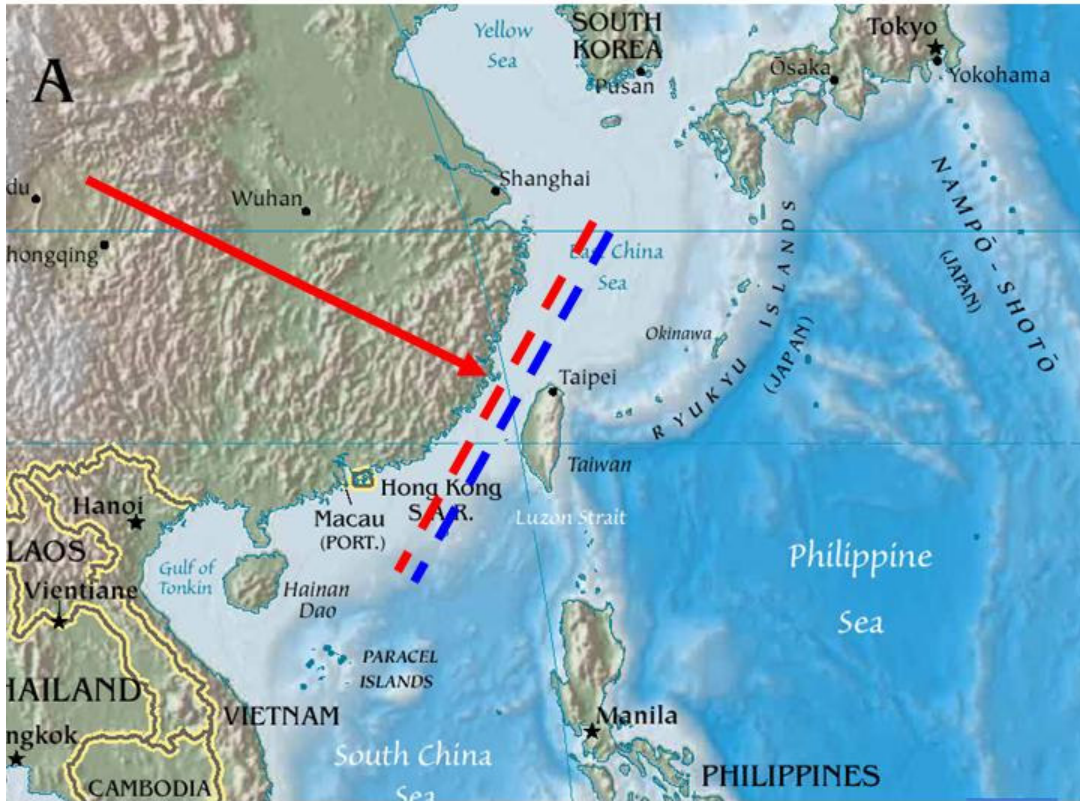


圖三 兩岸戰力集注態勢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圖改編自 Physical Map of the World,

http://www.intellnet.org/resources/cia_worldfactbook_99/802657.jpg

第三，兩岸補給線。由於中國大陸幅員廣闊，中國戰力的補給線來自於深遠縱深的後方，不易被切斷；反觀台灣現行位於第一島鏈的單線防禦態勢，台灣海峽與台灣本島東西幅員狹窄，幾無補給線的縱深可言；圖四：兩岸補給線比較圖。



圖四 兩岸補給線比較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圖改編自 Physical Map of the World,

http://www.intellnet.org/resources/cia_worldfactbook_99/802657.jpg

第四，作戰發展趨勢。台海軍事衝突中，台灣由於缺乏戰略縱深，南北戰略翼側十分脆弱；即使台灣能承受中國第一擊的導彈攻擊，但台灣因無後方補給線，在戰場形同被孤立的態勢下，一旦中國發動另一波的攻勢，台灣極易被戰略包圍；圖五：台海作戰發展趨勢圖。



圖五 台海作戰發展趨勢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圖改編自 Physical Map of the World,

http://www.intellnet.org/resources/cia_worldfactbook_99/802657.jpg

綜合以上的評估，整體而言，由於台灣缺乏戰略縱深及補給線，戰略翼側暴露，在無外援的情勢下，面臨背水一戰的困境，且極易被戰略包圍，全般戰略態勢並不利於台灣。面對這項嚴酷的挑戰，如欲轉變現實的戰場環境與不對稱的戰略態勢，應以更宏觀的視野來思考台灣軍事戰略的新願景，以扭轉不利的戰略態勢。²⁴

²⁴ The methodology of assessment to evaluate strategic equation across the Straits of Taiwan taken by this paper comes from the comparison approach commonly used by scholars in discussing field strategy. Elements of comparison in the field-strategy approach include military strength of the two sides, force positions (in dispersed or concentrated forms), geographic relations between battle lines and routes of supply, and lastly, sequential trend of battle development.

V. 轉變不對稱的台海戰略態勢

台灣軍事戰略的最大盲點，在於以往雖然認知到台灣周邊海域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天然屏障，但是長期以來卻只重視台灣西岸海域的防禦，並未深入體會海權論的中央位置原理，將台灣置於西太平洋的真正中央位置來思考充分運用四周海洋作為軍事戰略的有效縱深，以致於始終無法徹底扭轉台海不利態勢下的戰略困境。

i. 創造雙線防禦的有利態勢²⁵

以往台海能長期維持現狀與穩定，所依恃的除了國際環境的制約之外，最主要的因素是台灣軍力在質的方面居於絕對的優勢。但是，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後綜合國力的快速提昇，以及冷戰結束後中國挾其優勢的經濟條件與軍事外交手段，積極向主要武器生產國——尤其是獨立國協成員國購買高科技武器裝備及引進尖端技術，使得台灣原有的優勢正逐漸消退中。尤其，再加上台灣受到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長期封鎖，往往無法購買所需的自衛武器，更使得情勢益形惡化。

全般而言，台海兩岸的軍力整體發展，從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現實面來看，不成比例的向中國傾斜是必然的趨勢。面對急劇變化的戰略態勢，台灣實應認真的思考：是否應自新的視野來思考台灣軍事戰略的未來發展？不可否認地，以中國的武力威脅作為台灣軍事戰略規劃的背景環境是應有的考量，不過正面抗衡中國卻不是唯一的選項。

長期以來，台灣的軍事戰略規劃很認真的思考去運用台灣海峽的天然屏障來防禦中國的武力威脅；但是，台灣在下勢對上勢的戰略態勢中，以迂為直的思維應遠比正面抗衡中國更適合成為台灣國防安全上的最佳路線，孫子兵法的精義值得台灣再深入體會與運用。從實際戰略規劃來看，台灣實應重新考量未

²⁵ To take simultaneous effort of administering both the First Island Chain and the Second is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after exploring Taiwan's military strategy for quite a long period of time. It was first brought to the public in September 2003, when this paper was delivered in the conference "welcoming globalisation, going beyond 2008" or "Taiwan Go, Go, Go", organized by 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Foundation of Taiwan's Heart. In act, the concept of two-tier strategy has come out from many discussions. As it has been interacting with Vice President Annette Lu's instruction to look into the Pacific Ocean, the idea is also integrated into her book *Taiwan's Great Future*, published in February. Through quotations and additional remarks, this paper tries to link the historic context of military development across the Strait to Sun Tze's strategic thinking and Mahan's Sea Power tenets with a view to making the discourse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來防禦中國的武力威脅時，台灣東面的廣闊太平洋才是取代台灣海峽成為軍事戰略規劃的重點方面；換言之，當台灣採取這樣的戰略思維時，也才符合馬漢海權論中央位置的原理——將台灣置於西太平洋的真正中央位置。

綜合以上孫子兵法與馬漢海權論原理、原則的運用，台灣應以新的視野來規劃較具有彈性的雙線防禦戰略，取代以往自我侷限在第一島鏈的戰略思維，以有效因應未來中國經略太平洋的戰略進程中試圖順道解決台灣問題時的武力威脅。

雙線防禦戰略主要著眼於戰術上防堵中國、戰略上不與中國正面抗衡，併用第一島鏈與第二島鏈的實際戰略作為，以及充分利用兩線島鏈之間的廣大海域來加大台灣的戰略縱深。由於台灣直接面對中國的威脅，因此戰術上仍必在第一島鏈防堵中國；但戰略上不與中國正面抗衡的深層意涵則是摒棄現實上劣勢對優勢正面交鋒的不利選擇，而著眼於從長程規劃上採取更具彈性、持久的戰略選項。

戰略上不與中國正面抗衡也並非自我退縮，而是更為積極的主動選擇戰場；當台灣認真思考採取雙線防禦的戰略規劃時，未來將可獲得以下的戰略利益。第一，當中國於 21 世紀試圖突破第一島鏈時，如果台灣東向太平洋與其他國家先行經營第二島鏈——部署第二防禦線，不僅可以結合台灣發展以海洋戰略為核心的國家戰略，更可進一步打亂中國企圖深入太平洋的步調與軍事國防規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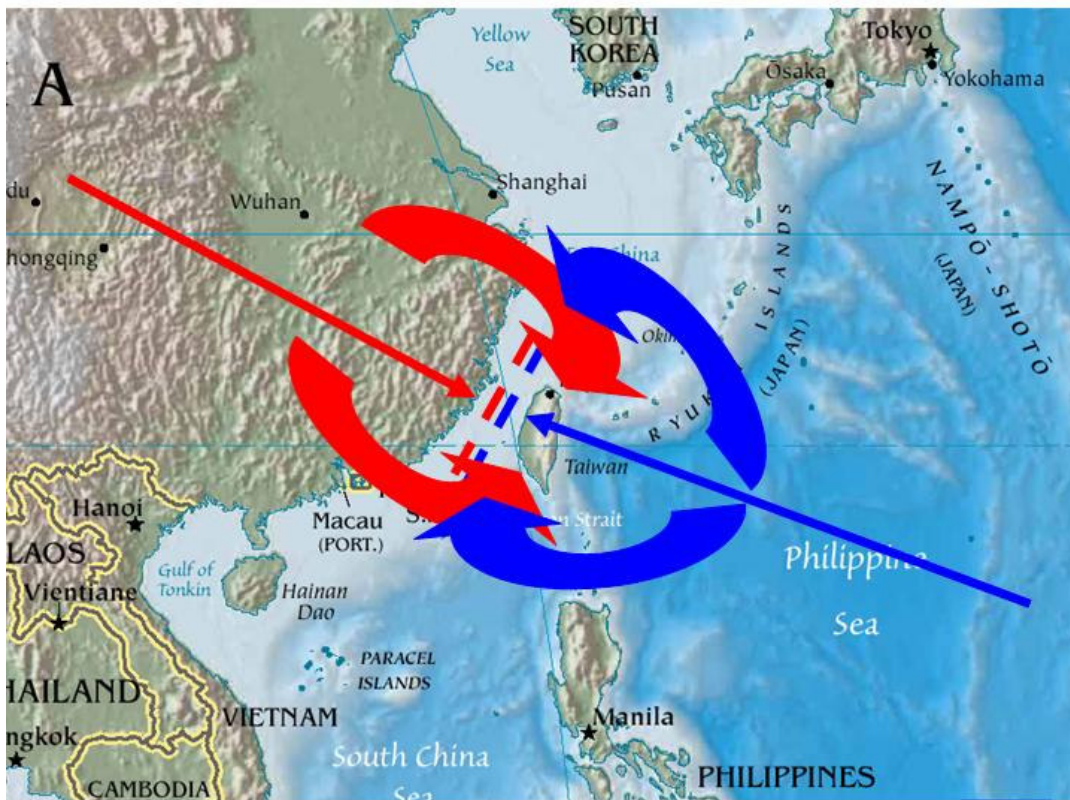
第二，長期以來，台灣一直將第一島鏈視為面對中國武力威脅時的唯一防禦線，因此在台海戰爭中毫無戰略縱深可言。如果台灣採取雙線防禦戰略及先行經營第二島鏈時，將可大幅改善長期以台海實施單線防禦的困境，扭轉當前戰略縱深不足的不利態勢，避免被迫背水一戰。

第三，積極部署第二防禦線則可拉長戰線至第二島鏈，除了實質加大台灣軍事戰略規劃上的縱深之外，未來一旦中國深入經略太平洋時，位於第一防禦線（第一島鏈）的台灣在面對可能發生的兩種情況中，仍將居於有利的戰略態勢：一是中國強攻台灣本土；但在這個戰略態勢下，中國必須認真考量位於第二島鏈戰線上的台灣軍力部署，以及台灣與其他友邦可能形成的實質軍事同盟對中國的挑戰。另一種情況是中國主要武力繞過台灣直驅太平洋；這種情形下，中國將陷入首尾不相顧的不利態勢，中國不僅必須嚴肅面對第二島鏈戰線上的

美國或與鄰國軍事同盟的挑戰，也需防範台灣在其背後所形成的威脅。

綜合而言，以往的單線防禦縱深短淺，雙線防禦則可實質加大台灣因應強權威脅時的戰略縱深；以往的單線防禦容易使台灣陷入戰略困境，雙線防禦則深具戰略彈性，且可打亂中國企圖深入太平洋的步調與戰略規劃。另一方面，採取雙線防禦戰略，不僅可與周邊國家在軍事上實質結盟、合作，緩和台灣孤立無援的壓力；更可進一步藉優勢的戰略作為抵銷台灣軍備上質與量的劣勢，減輕台海兩岸形式上的軍備競賽。

另一方面，如果從前文戰略態勢評估的四個面向來看，先期經營太平洋——尤其是第二島鏈以西地區，可在台海戰略態勢較量中抵銷中國後續增援戰力；增大台灣戰力調整的空間與彈性；實質延伸台灣的戰略縱深；以及有效反制中國對台灣的戰略包圍；圖六：轉變台海戰略態勢圖。



圖六 轉變台海戰略態勢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圖改編自 Physical Map of the World,

http://www.intellnet.org/resources/cia_worldfactbook_99/802657.jpg

ii. 規劃國防發展的明確主軸

前文的分析充分證明，面對不利的戰略態勢，半世紀以來侷限於經營單線防禦構想中的台灣本島防衛，已經無法因應未來中國企圖進出太平洋所帶來的威脅。「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雙線防禦將是釜底抽薪的可行戰略；善戰者重在創機造勢，先敵一步經營戰場即可掌握先制之利，台灣東面的廣大海洋將是未來能化被動為主動、迫使敵人追隨我意志的利基所在。而此一雙線防禦戰略所引伸出的國防發展方向可朝四個主軸來規劃。

• 建立軍事外交關係

冷戰結束以後，除了中國與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權力競逐之外，日本與韓國對維護其海上交通線的安全也十分重視。1995年日本制定的新防衛計畫和1997年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均把日本周邊乃至於亞太地區作為防衛作戰的範圍；日本海上自衛隊更把防衛縱深延伸至1,000浬交通線所涵蓋的海域範圍。²⁶

在韓國方面，韓國進出口貿易幾乎全靠海上運輸，保護海上交通線的安全對韓國至關重要。因此，韓國提出了由棕水走向藍水的海洋戰略構想，1990年起，韓國海軍更與美、澳、日、加舉行了以確保太平洋重要海上航道安全為主的聯合演習，其目的均在維護其國家生存所需的海上交通線。²⁷針對西太平洋地區的全般戰略趨勢，台灣基於雙線防禦的軍事戰略規劃，應著眼於以美國、日本、韓國為核心，積極擴展與周邊國家的軍事外交事務，實質增強軍事合作關係，以強化雙線防禦戰略構想。

• 增強水下潛艦戰力

潛艦可廣泛運用於戰略嚇阻、佈雷封鎖、威脅航運、自水下攻擊敵岸的多重作戰任務。台灣四周環海，面對來自海洋的敵國武力威脅時，除可運用潛艦執行上述作戰任務外，以潛制潛同時是海洋國家有效嚇阻及反制敵人海上封鎖的利器。台灣應在特定（有限）海域發展潛艦戰力，以提昇反封鎖能力；同時維護台灣南北戰略翼側與後方海洋戰略縱深的安全，瓦解中國的戰略包圍。此

²⁶ Yi-Ping Ding, Luoh-Rong Lee & Lian-Dih Gong, *History of World Navy* (Beijing: Wave Publisher, 2000), pp.875-876, quoted in Tung-Lin Wu & Ming-Hsien Wong, op. cit., in Martin Edmonds and Michael M. Tsai eds., op. cit., p.121.

²⁷ Ibid.

外，對於海洋國家而言，其安全保障範圍廣及空中、地面、水面、水下等四度空間，其中水下戰力的建立較具高難度，也是敵我必爭的戰略空間；如缺少水下的防護能力，即使具有水面防護能力，海洋仍將成為敵人威脅的跳板。

目前台灣潛艦數量僅有 4 艘，其中 2 艘劍龍級潛艦已服役 17 年，雖可長時間在水下獨立作戰，最長可達 60 天，續航力達 12,000 浬，具有戰略嚇阻能力，但因為數量不足，不易構成威脅；另 2 艘茄比級潛艦已服役 60 年，充電能力差，潛航深度淺，不具打擊能力。以台灣四周海域執行作戰的需求及經兵棋推演的證明而言，台灣至少需要 10 艘潛艦，才能有效確保台海的安全。²⁸

• 部署海上機動兵力

海上機動部署可即時投射兵力出敵意表，達到實質嚇阻敵人軍事蠢動的效果；而其主要的兵力編組是以艦船搭載地面部隊，形成一支宜海宜陸的真正機動部隊。海上機動部署與其他機動作戰的明顯區別，是能夠把海洋作為一種有利於己而不利於敵的天然條件，不受任何限制地使用海基後勤、海基火力支援等，從而奪取戰場優勢，置敵於被動境地。²⁹

對台灣而言，海洋提供了以海上機動部署嚇阻敵人威脅的有利條件。在台海戰略態勢較量中，台灣如以最精銳的陸戰隊兵力搭載海軍輸具機動部署於海上，並配合適當的海空護衛兵力形成嚇阻戰力，將可有效消弱中國對台實施兩棲登陸的企圖與意志。

• 轉化地面防衛任務

正如前文所述，海洋國家是台灣的戰略定位；因此，在台海作戰中，台灣本島雖是防衛作戰中的支援基地，不過客觀而言，海空決戰將實質影響戰局的結果；加上先進武器裝備的獲得與部署，以往高密度守點的地面作戰型態，在未來的作戰場景中已不具實質意義。未來，台灣本島地面防衛可依據作戰區地形要點建立必要之打擊兵力，其餘海防及地面守備任務應轉移由海巡、後備或警政單位負責，以兼顧精簡兵力及提昇戰力的效果。

²⁸ Lin-Yun Kao, Hao-Chung Lee, "Irrelevant Warship Purchase? Numerous Invitations on Warship Purchase Sent by the Navy Headquarter," *United Daily News Online* (Taipei), July 29, 2004, <http://www.udn.com/2004/7/29/NEWS/NATIONAL/NATS5/2156673.shtml>

²⁹ Kao-Yue Fan, "Long-Distant Mobile Battles: US Marines' Route Chart of Transformation," *Study Post* (Beijing), <http://www.studytimes.com.cn/chinese/zhuanti/xxsb/607919.htm>

VI. 結 論

長久以來，台灣的軍事戰略並無法嚇阻中國以武力威脅台灣的恫嚇。雖然台灣的軍事戰略已歷經數次的轉變，不過歷次的轉變並未使台灣在台海的戰略態勢中居於優勢的地位，主要的原因在於台灣長期以來的戰略定位不明。

• 台灣具地緣戰略價值但無相對利益

台灣與台灣海峽附近海域居於西太平洋地區的交通樞紐位置，且位於西太平洋第一島鏈的中央位置，既可控制第一島鏈的咽喉，又是東海與南海的分界點，是海權國家的必爭之地，地緣戰略的重要性不言可喻。此外，台灣位於內新月形的地帶上，亦是兵家必爭之地。對亞洲大陸國家——尤其是對中國而言，台灣、海南島、舟山群島互為犄角之勢，中國如無法控制台灣，天然屏障即暴露出一個缺口。但是，對台灣本身而言，台灣本島及台灣海峽均缺乏戰略縱深及迴旋空間，易攻難守的軍事侷限性十分明顯；當台灣面臨來自西面的威脅時，缺乏地緣戰略利益的窘境畢露無遺。

• 海洋國家是台灣的戰略定位

從台灣的地緣位置與四百年的台灣歷史來看，海洋與台灣的命運、國計民生及國家安全息息相關；海洋國家是台灣的戰略定位，應是無庸置疑的。相對地，台灣如果缺乏屬於海洋國家的地緣戰略發展願景時，將無法獲得實質的地緣戰略利益。此外，台灣在規劃以海洋戰略為核心的國家戰略時，若能以馬漢的中央位置原理將安全屏障範圍擴大至台灣以東的太平洋海域，不僅可使台灣位居西太平洋真正的中央位置，亦可獲得位處西太平洋的地緣戰略優勢與利益。

• 中國的崛起與台海安全環境變化

中國的崛起雖然標榜靠的是開放價值與制度體系的形成，靠的是中國自身的發展而不是靠戰爭掠奪，且其辯護中國的和平崛起與歷史上的強權興起或戰爭掠奪大為不同。但是，中國的和平崛起並不是純粹守勢或內斂型的戰略運用，其實質內涵仍不脫離建構一項外向型的擴張戰略。從軍事戰略調整的方面來看，中國希望 21 世紀初海上勢力能到達第一島鏈；而在 2050 年時能控制第二島鏈。再者，中國著眼於 21 世紀中葉的海洋戰略規劃，正積極建置一支能涵蓋

整個西太平洋海域的海上武力，中國在西太平洋南北海域的積極企圖，對台灣及其他亞太國家的海上交通線和國家安全，均構成了實質性的威脅。

• 台灣的危機與戰略困境

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台灣問題的解決將成為中國戰略進展中最迫切的議題。未來，當中國在經略太平洋的戰略進程中企圖以武力順道解決台灣問題時，以兩岸不對稱的軍力較量，台海的戰略態勢將面臨重大的變化，屆時台灣如無有效的因應措施，必然陷入進退失據的戰略困境中。但是，半世紀以來，台灣的軍事戰略規劃從早期 1970 年代以前的「反攻大陸」、1980 年代的「攻守一體」、1990 年代的「守勢防衛」到目前 21 世紀初的「有效嚇阻、防衛固守」等演變，一直未脫離面對中國強大軍事威脅下始終追隨敵人意志，且採取正面抗衡、逐步因應的被動思維。當前台灣需要的是一項能化被動為主動，且能迫使敵人追隨我意志的優勢戰略作為，因為優勢戰略作為可以彌補質與量的限制或不足。

• 兩岸軍力差異懸殊

中國的總兵力規模約為台灣的六倍；國防預算至少是台灣的三倍，如果以美國對中國國防預算再乘三至四倍的評估，中國與台灣的對比將擴大為九比一。在兩岸軍力質的比較方面，客觀而言由於台灣的教育普及，人員素質及訓練效果整體較優於中國，武器裝備性能亦平均優於中國。但是，在各軍種較先進的武器裝備方面，中國部份遠優於台灣。

• 台灣面臨背水一戰的戰略態勢

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當中國武力擴張時，台海戰略態勢必然產生急劇的變化。如果從投入及增援戰力、戰力集注態勢、補給線、作戰發展趨勢等四個面向來評估雙方的戰略態勢時，可獲得以下的結論。

第一，當台海面臨軍事衝突危機時，由於台海戰場空間有限，初期形成的戰略態勢中，在特定（有限）的區域內，兩岸受限於作戰密度因素，雙方初期投入的戰力差異並不大；但中國後續增援的戰力卻遠超過台灣本身已全部投入的戰力。

第二，由於前項戰場空間的限制，在特定（有限）區域內，兩岸戰力集注的態勢差異亦不大，但因中國大陸幅員廣闊，戰力調整的空間與彈性均遠較台灣本島來得大。

第三，中國戰力的補給線來自於深遠縱深的後方，不易被切斷；反觀台灣海峽與台灣本島東西幅員狹窄，幾無補給線的縱深可言。

第四，台灣由於缺乏戰略縱深，南北戰略翼側十分脆弱；即使台灣能承受中國第一擊的導彈攻擊，但台灣因無後方補給線，在戰場形同被孤立的態勢下，一旦中國發動另一波的攻勢，台灣極易被戰略包圍。綜合而言，由於台灣缺乏戰略縱深及補給線，戰略翼側暴露，在無外援的情勢下，面臨背水一戰的困境，且極易被戰略包圍，全般戰略態勢並不利於台灣。

• 以雙線防禦戰略轉變不對稱的台海戰略態勢

台海兩岸的軍力整體發展，從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現實面來看，不成比例的向中國傾斜是必然的趨勢。台灣在下勢對上勢的戰略態勢中，運用孫子兵法以迂為直的思維，以及馬漢海權論中央位置的原理——將台灣置於西太平洋的真正中央位置，應遠比正面抗衡中國更適合成為台灣國防安全上的最佳路線。

雙線防禦戰略主要著眼於戰術上防堵中國、戰略上不與中國正面抗衡，併用第一島鏈與第二島鏈的實際戰略作為，以及充分利用兩線島鏈之間的廣大海域來加大台灣的戰略縱深。當台灣認真思考採取雙線防禦的戰略規劃時，未來將可獲得以下的戰略利益。

第一，台灣東向太平洋與其他國家先行經營第二島鏈——部署第二防禦線，不僅可以結合台灣發展以海洋戰略為核心的國家戰略，亦可進一步打亂中國企圖深入太平洋的步調與軍事國防規劃；更可進一步藉優勢的戰略作為抵銷台灣軍備上質與量的劣勢，減輕台海兩岸形式上的軍備競賽。

第二，採取雙線防禦戰略及先行經營第二島鏈，可大幅改善長期以台海實施單線防禦的困境，扭轉當前戰略縱深不足的不利態勢，避免被迫背水一戰。

第三，當中國深入經略太平洋時，如果中國強攻台灣本土，必須認真考量位於第二島鏈戰線上的台灣軍力部署，以及台灣與其他友邦可能形成的實質軍

事同盟對中國的挑戰。反之，如果中國主要武力繞過台灣直驅太平洋；這種情形下，中國將陷入首尾不相顧的不利態勢。

從戰略態勢評估的四個面向來看，先期經營太平洋——尤其是第二島鏈以西地區，更可在台海戰略態勢較量中抵銷中國後續增援戰力；增大台灣戰力調整的空間與彈性；實質延伸台灣的戰略縱深；以及有效反制中國對台灣的戰略包圍。

• 規劃國防發展的明確主軸

「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雙線防禦將是釜底抽薪的可行戰略；善戰者重在創機造勢，先敵一步經營戰場即可掌握先制之利，台灣東面的廣大海洋將是未來能化被動為主動、迫使敵人追隨我意志的利基所在；而雙線防禦戰略所引伸出的國防發展方向可朝四個主軸來規劃。

第一，建立軍事外交關係；基於雙線防禦的軍事戰略規劃，台灣應以美國、日本、韓國為核心，積極擴展與周邊國家的軍事外交事務，實質增強軍事合作關係，以強化雙線防禦戰略構想。

第二，增強水下潛艦戰力；以潛制潛是海洋國家有效嚇阻及反制敵人海上封鎖的利器，台灣應在特定（有限）海域發展潛艦戰力，以提昇反封鎖能力；同時維護台灣南北戰略翼側與後方海洋戰略縱深的安全，瓦解中國的戰略包圍。

第三，部署海上機動兵力；海上機動（前進）部署可即時投射兵力出敵意表，達到實質嚇阻敵人軍事蠢動的效果。在台海戰略態勢較量中，台灣應以最精銳的陸戰隊兵力搭載海軍輸具機動部署於海上，並配合適當的海空護衛兵力形成嚇阻戰力，以消弱中國對台實施兩棲登陸的企圖與意志。

第四，轉化地面防衛任務；以往高密度守點的地面作戰型態，在未來的作戰場景中已不具實質意義。台灣本島地面防衛可依據作戰區地形要點建立必要之打擊兵力，其餘海防及地面守備任務應轉移由海巡、後備或警政單位負責，以兼顧精簡兵力與提昇戰力的效果。